

小說決審會議紀錄

決審時間：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五時至七時

決審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審委員：平路、陳雨航、童偉格、蔡素芬、駱以軍（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廖非比

紀錄人員：林奴霜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十九屆臺北文學獎小說類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兩百二十九篇來稿，經初審後共有一百九十二篇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王聰威、吳鈞堯、陳雪、劉梓潔於三月一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二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平路、陳雨航、童偉格、駱以軍公推蔡素芬為主席。本屆小說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五位評審針對此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陳雨航：因為主題是「臺北經驗」，我和去年感覺一樣：它們的「都市性」滿強的。居住都市會碰到的鄰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都是大的背景。另外，這次有幾篇對家庭的敘述和反思，也是值得注意的特點。

平路：我同意雨航講的。其實最好看的就是對於家庭內一些關係、情感，有一些細膩的反思，其中也有我喜歡的作品；但反過來講，也有缺點：因為你寫「關係」，要把你所理解的周遭的人外推，當碰到兩代之間，須跨越熟悉的時代，去體會不熟悉的時空的問題時，經驗就會失真。所以當你要用外插法去延伸經驗時，要怎麼穩準，還需要更加的努力。

駱以軍：我在讀的時候還是會帶有一些感情，想像現代的年輕人怎麼想像或執行小說這件事。我覺得這次看的印象不太一樣，這次很整齊的，有一種意識，試圖寫一個「不存在之物」或「另一邊的事情」，就像兩位前輩剛剛講的：他就要發動到達的路徑。寫背後，例如像公寓的對講機的修復，很多都有從前輩們的小說一直延伸下來，寫情慾、寫認同的分裂、寫碎片感，這樣的技術已經到達極成熟，變成了一種起手式。這一整批看下來都有很強的知覺，這裡面就在看，看誰好像變形金剛那樣把它撐開來，把金屬片裂解、展現，變成曼陀羅的結構，誰犯的錯比較少。

童偉格：這十二篇小說有一半在寫性別認同，或是家庭中女性的角色定位。所以我同意各位老師說的，主題看來滿整齊的。就展示方法，我覺得顯現一個可能的問題：大部分小說依賴單一觀點的完成，就是一個敘事者的聲音，所以有時候對於外部的觀察會顯得比較貧弱。從這點看來，可能大部分參賽者都是滿年輕的作者，相對「宅」。他們寫出來的世界很像是一個摔角場的世界，在非常狹小的空間裡碰撞碰撞，包括生活中的細故、細瑣的體驗，這是他們嘗試捕捉的經驗。大多數小說作者是在這樣的極端面向上展現自己的能力，檢討起來會覺得這裡面其實沒有什麼大事。可是，也有人能在摩擦的知覺當中，組裝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相對完整的世界。

蔡素芬：這十二篇抽樣出來相對是比較好的，但像偉格講的，幾乎有半數在講身分認同、性別認同，我想這

是創作者刻意在尋找的社會議題，因為現在一直在討論多元成家。過去我們看同志小說很多是男同與女同，現在我們這裡看到五篇相關的，有篇就極力去書寫雙性戀的現象——不管是這篇或其他篇章，它很刻意的找到了這些社會元素，可能在徵文裡很容易被認為重要的議題，但是這種刻意又顯得缺乏創作者自己內在的聲音。不管對什麼事情，即便只是非常小我的，真正來自它內在的部分，我覺得比較少，感到情感不足。有一些手法，文字又很生硬，感覺在拼湊社會上年輕人的工作和養家困難等等。我們看到創作者很認真在找題材，可是對內在的感觸、對生活的探索這一部分，相對比較少。這是我對這十二篇大略的看法。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圈選四篇，結果為：

四票作品

〈淑惠〉（平路、陳雨航、童偉格、駱以軍）

三票作品

〈天亮前的戀愛故事〉（童偉格、蔡素芬、駱以軍）

〈死亡證明〉（童偉格、蔡素芬、駱以軍）

〈青年有為〉（童偉格、蔡素芬、駱以軍）

兩票作品

〈臉〉（平路、陳雨航）

〈家族遊戲〉（平路、陳雨航）

一票作品

〈充電路上〉（蔡素芬）

〈防禦之拳〉（平路）

〈說好的世界末日呢〉（陳雨航）

○票作品

〈夜奔〉

〈錯身〉

〈維也納的美德與慈悲〉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各評審皆放棄所投之一票作品。針對兩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兩票作品討論

〈家族遊戲〉

平路：希望沒投的三位再給它一點機會。它從「寶可夢」開始，通篇都圍繞著這個遊戲。這個遊戲明明不應該是家族遊戲，可是他把它寫成家族遊戲，從這個遊戲當中投射和反應家族當中的內具問題，以及看不到的張力。其實是很用心在經營情境。其中，希望各位考慮，它很難寫的部分就是：怎樣在

「得體」和「正常」底下的騷動不安；在安全網之下，中產階級公教家庭裡的平穩所掩蓋著的排拒他者。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們從小被教導「安全」有多麼重要，當這一家人出去玩的時候，在外面的表現彬彬有禮，但回到房間裡就會說這些同行的遊伴怎樣的不屬於這個正常家庭或社會應該表現的形貌，這中間我們看到隱隱然的張力，緊張度從頭到尾貫穿，作者對緊張度的掌握非常穩準，而那個緊張度也讓這個家庭，那麼正常、安全、明明絕對不會出問題的，反而面臨一種崩解。不像其他各篇需要一個非常戲劇化的碰撞，例如死亡、決裂、爆裂的場景，安全感才崩裂出來。這篇沒有什麼，就是退休的父母不知道怎麼安排生活，然後原先淤在內裡的問題、瘡疤、從來沒有辦法見光的，到了某一天終於崩裂出來。我覺得對作者來講，是不容易的、耐心的，讓我們慢慢進入，在看的時候沒有出入的狀況。恰好裡面幾次寫到「寶可夢」，「寶可夢」的出現、「寶可夢」的荒謬、「寶可夢」和城市之間，讓廢墟突然有了意義的突兀感，剛好都和家庭情境互為表裡。我希望它有機會至少進入決選的投票，所以我幫它拉票。

陳雨航：在表面上這是以安全為第一考量的家庭，成就了虛構的幸福和安穩，這些都是虛構的。它前面講「寶可夢」，以至於他們後面在一個沒落的漁港，看來像個遊戲，但我覺得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它其實明示了在臺灣有多少的家庭是這樣的家庭，要你做一個安穩的工作、追求一個安全的狀況，可是最後其實是很淒慘的。內在的破裂就像剛剛平路說的，外面沒有看到激烈的，但是內在的崩解才是可怕的，我覺得它寫得好的地方就是內在的力量、內在的破壞，這樣的殘忍才是真正的殘忍。

童偉格：我沒有選的原因，是因為「家庭」其實已經算是非常主流、核心的題材，尤其是就短篇小說而言。所以我對這個題材的發展，會有相對較高的期待。在〈家族遊戲〉裡，因為作者把這個家之所以這

麼疏離、這麼緊緊要求一個安全生活的主要原因摘除了，所以對這個家庭狀態的描寫，接近一種本質上的描述：不特別需要什麼理由，而是隨著時間行進，「家」就是會變成這樣。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細節會需要再推敲。對我來說，裡面許多細節，其實比較刻板，問題也滿常見的。比方說，我們其實很難想像有哪個家庭在對外時不會戴上假面，意思是說，他們總是想展現給外人一個體面的生活。這是每個家庭都有的事。我們也很難想像有哪個家庭，兒女和父母相處時是完全沒有摩擦的。細故衝突，每個家庭都在所難免。從這樣的角度看來，我會覺得作者的觀察恐怕過於扁平了。他借用了一個隱喻，「寶可夢」遊戲，可是他大致也只是複製了大家對於「寶可夢」的常見看法。比方說，「寶可夢」讓很多人到了荒郊野地，那些在有這遊戲前，人們通常不會專程去到的地方；比方說，許多中老年人，因為有了「寶可夢」，所以有了精神上的寄託等等。就隱喻運用而言，我認為作者會需要做更多轉化。

蔡素芬：這一篇的散文性很強，沒有小說的張力在裡面。當然它有一些角色，但寫得太白了，都是直接陳述出來的。小說裡面有些東西應該是自然浮現，而讓讀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到底要講什麼。裡面母親的角色形象太扁平了，我們只看到一個表象，包括她退休了，她去做手藝品等等，那些都不成，她最後去玩「寶可夢」，這個「寶可夢」還可能成為家庭的救贖，事情的發生理所當然到缺乏內在心理軌跡。包括在文章後面，他在玩「寶可夢」，他母親講的一些話，和他父親的反應，這看起來都不像有大問題的家庭，是家裡的人溝通得還不錯才講出來的語言。反而這篇我們看到父子之間很複雜的情感，父子之間的著墨比這位母親的角色還重、還複雜一點，心理轉折多一點。母親既然這麼迷戀「寶可夢」，我覺得迷戀有兩種：一種是窮極無聊、追逐流行，一種可能是內在的空虛，其實這

些都有傷疤的，可是它沒有讓我們了解，為什麼母親非要去跟大家玩「寶可夢」？這是表象的，到同一個地方去玩「寶可夢」，以為這樣就是一種聯誼了，包括個人與別人，以及自己家庭裡面的。透過「寶可夢」想要走出一個封閉的世界，這個是可以的，但裡面的敘述很多都沒有有一個背後的心理因素，讓他可以支撐他的想法。

駱以軍：我剛剛聽平路姊講的時候，有部分被說服。這一批作品裡，他們有各自不同裂解再重組，處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況，各自有各自的設定。我看這篇的時候一直解讀不出來，讓我覺得它怎麼一直沒有「到」，沒有切進去，我講不出那麼懸而未決，或是憂鬱的感覺，但我覺得有可能是我的路數，對這篇比較沒有辦法進入。剛才聽平路姊講，大概可以體會有一種故意的文體，故意的沒有全部展露，一種「傷痕之後的毛玻璃霧感」，但我看這篇時，也有一種情感上的防禦，覺得這個人沒有真的在抓「寶可夢」，就只是一個形象。你如果可以寫一個媽媽瘋狂的抓「寶可夢」，你也可以寫一個媽媽十年前瘋狂的在簽「大家樂」，這個媽媽的形象或者「寶可夢」裡面這些神獸、神奇寶貝，我覺得就是一般人來寫所到達的想像。好像沒有「寶可夢」帶來小說內部與這時代瘋魔祭典的，新的意識。這個東西還可以再更打開一點。

〈臉〉

平路：這篇我沒有非常堅持。爲了要寫性別的關係，在某種偽裝之下，同志成爲了異性戀，服膺家庭價值，又變成一個倫理關係。其實它有破綻，畢竟是敘述一個可能超乎他的經驗，但也不必把經驗變成這麼戲劇化，不必在一個短篇小說裡做這麼多的周折。所以說了它的缺點。我覺得還是要幫它說話的是，同志愛、異性戀等等的界線在哪裡？這個題目一再地被寫，然而其中有一些須要非常勇敢、敏

感面對的地方，它很直接要去碰觸那個界線，後來它用的詞句，用一個「純粹」的概念，既然無涉於慾望，也讓它有一種感動的力量，用了好幾次「純粹」，這個部分要怎麼去寫？我覺得它這個部分實驗性極強，總是在推想，總是在試圖把邊界用文字表現出來，這份企圖心是應該幫它拍手的。確實我們所有人都都在探測那個邊界在哪裡，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对所有未知和已知的，什麼是禁忌？什麼是更有想像力的親密關係？那個部分它沒有模糊地的用一些抽象的理念，甚至用一些戲劇性的情節，非常努力地要去探測那個邊界。

童偉格：我沒有選的原因是，這作品把整個臺灣的抗爭時代，用一種很機械的方式盤點，其中一些細節，和一群人把大歷史放在私人感情履歷裡迴旋的敘事方法，都使我直接想起《女朋友·男朋友》這部電影。我同意平路老師說的，但它在許多地方都設定得太過刻意，包括運用人物感情分合，像共跳一支舞一樣，勉強要將整個時代串聯成單線，我都認爲是不太必要的作法。也因爲作者既然已經跳到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而赫拉巴爾也已經示範了更立體建立角色的寫法，於是這裡的引用對我而言，反而突顯了借鏡上的不足。最後，是我對裡面人物的聲腔有一點提防，包括最後主角說自己是「天生的知識分子」的時候，我回想他所盤點的歷史，我真的看不出來主角在那樣一個抗爭時代，真正犧牲過什麼，或做過什麼事情，使他能這樣自我認定。

蔡素芬：我讀這篇讀到兩個焦點：一個是性別身分的表現，另外是洋洋的政治熱誠，一路以來作爲一個社運人士，包括她對政治活動的參與，一路到她兒子的政治參與，我們實際上看不到他們參與政治的內容，幾句話就帶過，都是一些表面的名詞。包括她兒子在參與反服貿，在電話中幾句話就表示他在參與了。我覺得寫作者想表現議題，可是沒有實質內容去呈現，只能碰觸到皮毛。「政治」這一條

路線是這樣；另外一條是同性戀和異性戀跨界，後面我們讀到異性的結合，好像各自失去愛人就在一起，這一部分各自的內在情感鋪排，我們看不到，因此會覺得爲了去扣社會議題打得這麼生硬。而且它的題目叫「臉」，這個「臉」，文章後面寫到他去參加了英國的煙火節，因爲不認同其宗教背後的精神，所以買了個面具，我覺得在小說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面具」的象徵，但在這裡我們看不到它的象徵到底是什麼？因爲他把這個面具送給兒子，可是這裡的「臉」是指政治身分的「臉」或性別身分的「臉」？一般的認知是面具是爲了掩飾真正的身分，可是他在這裡把面具送給他兒子，對他講「願你見過你自己」，這裡真正的象徵是什麼？碰到這個題目，我突然產生模糊，我不知道它所指。不曉得是不是我沒看出來。這裡面的丈夫角色很弱，他只是一個敘述觀點，真正要寫的是他太太洋洋，但她莫名其妙參加社運，莫名其妙又生病去世，整個感覺起來就是很表面。

駱以軍：我看的時候有被感動。它有點像張亦綸，一種「如歌的中板」，寫的是我那個年代，而我身邊確實也是有那樣的一群人。好像煙花，追憶似水年華、追憶一個流光幻影。這一篇我讀的時候覺得結尾確實沒處理好，結尾冒出兒子那些天草率了，但前面有一種煽情性，你說的缺點，也正是它的配備，它有一種魅力可以很快速地鼓動那一群孩子。但你一講我確實也警惕起來。比如像是陳俊志他們寫的那個世界，它很簡單就把它變成過場了，他和幾個情人之間，我看的時候都覺得是很迷人的東西，一個用情節造境，形成哭笑不得的失敗者，或是時代的鱗片剝去後的一個真正相依的哀感，很像炭筆畫的影子。老實講他寫的這個「妻」，在這一堆小說裡，我看到這個人物是滿感動的。

陳雨航：這幾年這些比賽，「同性戀」的主題一直都有，我是挺同的，但有時看多了也會有點厭倦，可是我不得不說這次幾篇寫性別身分認同的還是寫得較好。剛剛駱以軍講到的，這篇小說裡洋洋寫得最

好，不算寫得太多，但是是最迷人、最有吸引力的角色。有時候我會聯想到朱天心寫的《時移事往》或陳映真《唐倩的喜劇》，但我覺得這個人就更低調下來了。這個女性不管是做學運或社運，真正有人是從政了，但是大部分的人還是作爲一個背景，所以這個人物我反而覺得更真實。不管是作爲一個背景，作爲一個人，兩個雙性戀者，這個人物寫得比較有趣一點、真實一點，好像是個讓人崇拜的女性，寫到這樣的地步。因爲這個原因我會支持這一篇。

二票作品討論

〈死亡證明〉

駱以軍：這一篇就是剛剛大家說的有問題、有缺點，但是我滿佩服它的。我自己也真的就住在一個四樓的公寓裡，我覺得它把敘事的大括弧與其中的中括弧咬合得很嚴謹。最核心的失落的線索，是她小時候有個雜貨店的小男孩被搞丟了，最後又重奏一次，當時她其實在那個現場，是她差點被帶走——這個部分是我比較擔心的，有點危險，像它有最好的一手牌，但處理得有點不穩。除此之外，它處理的空間劇場，那個垂直的公寓，我覺得這位小說家是很會調情的，是性感的說故事的人，具有某種說故事人的氣氛與天分，然後這個天分蘗露出來後，又不是靠抒情的情感展開，他非常清醒、嚴謹地處理這個垂直劇場，而且這個垂直劇場鑲嵌進來的可能是不同段落。篇幅不長，但有一個很精準的垂直的軸，鑲嵌出來的幾戶，幾乎都不太俗氣，雖然也有個很典型的人物出來，可是做得很漂亮。很多年前張大春有《公寓導遊》、陳雪有《摩天大樓》……我還是覺得這個作者在這麼短篇裡頭的技术面，在做明和暗，或是這個樓梯間和你不知道門後面發生的什麼事，這部分他的技術非常強。

蔡素芬：這一篇劇場感非常強。全部分十七節。剛開始就爲了換門鎖錢，大家怎麼分攤，要一一探訪公寓的各戶人家，然後和男朋友的對話之間，讓大家願意掏出錢來，一戶一戶收錢；但是最後的目的不是這個，只是利用公寓裡的住戶去表現一種城市感、生活感，作者很會拼貼這些碎片，最後變成很強大的張力。前面有布局「姨嬤的孫子不見了」，讓我們覺得很突兀，怎麼寫得這麼簡單；後來隨著她看心理醫生，和心理醫生的對話，我們一步一步抓回來，這個小孩的失蹤在她童年投下很大的陰影，有可能是這個小孩的失蹤，讓她心裡一直走不出來；她沒有去吃那顆糖果，結果是那個小男孩吃掉了，所以這件事情和她有關，一個人就這樣失蹤不見了。尤其到最後寫得很強悍，姨嬤幾年後去申請孫子的死亡證明，對話寫得非常好。對姨嬤來講，是她孫子的聲音消失了，或她要別人八卦性議論的聲音消失，但是「我現在還聽得到他的聲音」，就是敘事者童年的陰影還在，「和這扇門後面的沉默一樣清楚」，就是指易太太過世了。後面簡直就像推理小說，一個很強的結尾，讓我們知道一個案件的最終是什麼，所以前面很多都是布局，很多線，讓我們一下子還搞不清楚小說的方向，後面原來是童年陰影一直圍繞著她。人物的張力都非常夠。

童偉格：這篇我第一次看時，覺得還好，因爲真的就是宅到沒事發生。因爲仔細想想小說主角的處境，她靠收租過活，不用工作，處境比大多數年輕人來得幸福啊，好像沒什麼好寫的。我再讀一遍，覺得它真是宅出了一種絕對的方向與風格。因爲這是單聲調小說，所以主角怎麼說我們只好先怎麼相信。這個單聲調的主要目的，是在外顯主角的心理狀況，所以包括話題的零散攀延，過度的戲劇化，好像逼得讀者都要變成她的心理醫生了，就像她說的，「心理醫生的工作就是讓我從各種角度談論我自己」；「有時候我會說得比我記得的還多」；「我不知道這算失而復得還是無中生有，心理醫生

的工作不是去評斷我記憶的真假，而是協助我鋪展開來」。「我」，變成小說唯一的主题，而如果你願意把它看完，你就處在傾聽者的位置上。這種描述樣態，某種意義就寫實論而言，是合理的修辭：她無法平鋪直敘，這對她來講是真正的困難，所以描述是在臨摹這種困難，包括這明顯沒那麼複雜的公寓空間，都被她形容得非常複雜。這種將夢與現實直接混淆，明白展現的恍惚感，種種設計，都使我們看見虛構的技術成分。到最後，我們發現作者在把雜亂議題做一個統合，主要是關於「換鎖」和「失蹤」這兩個事件的關聯。我們發現她清清淡淡描述的那個失蹤現場，其實就是她封閉自己的現場。這很像弗洛伊德的「小漢斯」，他沒有辦法出門，因爲怕自己會做出不好的事情，或遭遇不好的事情，所以強迫自己去恐懼出門這件事，而因爲門前是個馬車道，所以他就讓自已患了懼馬症，這樣，他就沒辦法出門。這個自主的閉鎖空間，成爲主角的「全世界」。主角在病中，發展出自己的文明，她有一個接觸外邊的方法，就是男友定時的探訪。依照她給定的邏輯，我們漸漸也能夠去兌現對這樣一種奇特生活的實感。也就是說，小說展現了特定的說服力，它沒有像它表面上看起來那麼散漫。

陳雨航：我可以支持它。看到後面有一個過往、心理創傷，整個濃縮帶到最後這樣的結尾我可以接受，但中間太細瑣了，那個冗長有點超過。

平路：這是一篇有趣的小說，我也努力去讀它，後來選它和偉格講的其實是相關的。如果她是在看心理醫生的話，我覺得它寫得太清楚。我們去看心理醫生的病例，後來是她自己找到了答案，在我的想像中，應該讓讀者找到，應該是她沒有能力，而我們看出來了。所以這裡的主人翁其實是太有秩序的人了，有理性的頭腦，內在矛盾在於：她如果是看心理醫生的患者，應該更混亂一點。讓我們看到

亂線，而我們從中理出來。但她現在是在自己理那個亂線，所以對我來講那個內在矛盾在於：我會搞不清楚她是誰？如果作者再改一遍會更有趣，更像一個看心理醫生的人在寫的。它不能自己指出來、看清楚，彷彿自己同時找到了屍體和兇手，我覺得這是它的內在矛盾。

童偉格：一個懸置多年的問題，作者留到最後讓她問出，的確是一個有點刻意的設計。

蔡素芬：都還是有設計感，不然它沒有辦法完成。但我想看心理醫生和精神狀態是不大一樣的。看心理醫生可能是有一個內在的焦慮感，或失眠、多慮等等，但並不表示他有精神分裂或什麼樣的精神狀況。在這邊我也很怕他只是精神有狀態的人在寫，但它收回來，可能有一個心理焦慮過不去的狀態。

平路：我明白素芬所講的，但那個小說的主旨其實是要我們推到當年的小孩，是她後來自己想不通問題的緣由。所以我明白它的企圖，如果它的企圖那麼明白，而她要寫她目前這個狀態，其實應該讓那個狀態再模糊一點點。因為她要暗示我們她為什麼看心理醫生，她不知道原因，可是那個原因在那裡，所以後來要推回來。因為太刻意了一點，對我來講就有一點失真。然而，真正那樣狀態的人可能沒有那樣的邏輯性。我認同素芬所講的：看心理醫生有不同的程度，然後它要寫去看心理醫生的目的，要讓我們知道後來有一個謎底在那邊，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是勾連在一起的。

〈青年有為〉

童偉格：我想要直接幫這篇拉一下票。我認為，在這批作品裡，僅僅就最基本能力，就明確證明了自己能寫出好小說，這位作者是唯一的一位。這個基本能力展示在修辭，展示在句構的組成上，展示在優秀的敘述能力等等。我們看他在組裝一個對我們而言並不難理解的故事，但是他的整個描述非常流利，流利到當我們把許多句子慢速琢磨時，都可以發現句子裡藏了鮮活的意見。慢慢讀來，我們會

發現作者所編織的，其實是一個很奇特的狀態：發生了一件事情，可是姓范的不知道要怪罪誰，只好找個愛他的人怪罪，但又遇到了特別的窘境：他怪罪的對象不願意放棄愛他。結果就是關係的棄絕。整個故事的組成方式，使它的戲劇性成了自身的反諷，因此創造出一個非常滑稽的故事，而故事的內裡卻是深沉的痛苦。這是這個戲劇性的複雜所在。作者展現了對這種複雜戲劇性的構作能力，對我而言，他的程度和其他十一位作者有一段明顯差距。

駱以軍：我也覺得這一篇非常厲害，會讓我想到我年輕的時候，有點像黃啓泰吧，就是智商好像比我們一般人高，是非常聰明的人，他已經在思考和其他篇不一樣的事，對既有的已經固化，我們所謂的臺灣小說的語言有了這樣的反動，這些當然是年紀大一點的時候，才比較去動員這樣的事。就像偉格剛才所講的，他語言上的密度非常難，他自己已經是一個文體家，我甚至覺得這個創作者可以就這樣亂寫一篇，就可以在文學獎偷拐搶騙，就是這樣的高度。我們剛才所講的〈死亡證明〉，它用壞掉的對講機的線索，重直線在拉各自後面的線索，大家剛剛都有提到這樣設計會出現的破綻。但這篇很厲害，有點像我年輕的時候讀到齊克果、後俄的一些變態的，或像芥川寫的，裡面的人是一種惡人，對生命、對凡人、對生活本身是憎恨或不屑的。他有點像華生，他描述那個姓范的就像福爾摩斯的角色，可是他動員的小說景觀有點像雷驥在寫臺灣鄉村的一些怪人或瘋人；或是七等生寫的臺灣式小鄉鎮的瘋狂人物景觀。場景的推展都很厲害，很像我們年輕時看安部公房《燃燒的地圖》，很多是推理的細節、空間的運動，包括寫喝茶妹、染髮妹，臺灣式的聲色空間男女之間互相的剝奪，都藏在他的描述裡面。我覺得這個人是個非常怪異的人，他不應該來參加文學獎，連他後面寫他設計他的小三的色情照片，進入一個運動空間和廢墟裡面然後拍攝，後來又要除魅，重來一次，這個

語言上都充滿了暴力，這個人很像我們年輕時候在看這些存在主義的歐洲小說家的創作。如果他得獎，確實他和同樣年輕的這些孩子不一樣，我覺得他已經是有本體意識在寫這些。

蔡素芬：他的文字最有自己特色，這樣的文字是很少的。文字帶點痞子感，很會製造青年人和時代的對應，這裡面這兩個青年，其中一個是比較帶有人生勝利組的感覺，他是牙科醫生，正牌女友又是有家世的，所以他在經濟上相對優勢，人生不必煩惱什麼，只要安逸的玩樂；另外這個「我」就是一般的青年，要爲了生活奮鬥，因此他到南部去工作，在這裡帶出了環保問題、環境的汙染，大家爲了生存，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環境，最後是因爲在地朋友溺斃了，他覺得自己將來的人生就是這樣，受不了要離開。作者是透過這些年輕人的遭遇，把時代的背景反映出來。作者除了有寫作的才華，文字非常有特色，他還很有意識地了解到他爲什麼創作，創作時應該站在什麼角度，而且在形容人、感覺都非常精準。只是因爲之前有讀過這樣的文字表現，我已經熟悉，就不會像初見時那麼驚豔於文字與腔調的精彩豐富度，但他塑造人物形象都非常鮮明成功，女性都很有勇氣，提得起放得下。

陳雨航：我讀這篇小說覺得是不錯的小說，事後來看，我也覺得他的語言很有魅力，但他常常讓我在閱讀時停下來，如果這個背景不是在臺灣，是在中國的某個地方，我會看起來更順暢一點。是不是因爲我們的主題是「臺北經驗」？用一個那樣的語言來寫臺灣我也可以理解，可是寫的很多臺灣，在細節上、在視野上，和我的理解不大一樣，使我不斷停下來，在細節上使我覺得格格不入，不像是臺灣人講的語言，使我覺得這是一篇奇怪的小說，干擾我接收小說的程度。

平路：我覺得它是寫得很好的小說，就小說技巧來說沒有話講，我都非常同意。但就兩點來講：第一，大家覺得語言有新鮮感、陌生感，然而我比較不明白爲什麼要拉出這個新鮮感，同樣的問題在於，他

用生長在臺北的眼睛，去看這個城市。然而去看的時候，從雲林講到臺北，有點像觀光一樣，在旅遊書上看到的臺北。所以像剛剛雨航講的，它其實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小說，好像他生長在這裡，用看地方的眼睛去看，卻又硬要拉出一種陌生感，我有點不明白爲什麼，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比較怪的。若不用這樣的語言，就用熟悉這個城市的眼光去寫不是很好嗎？所以那個不明所以的隔閡感讓我沒有投它，但是也同意它在技巧上或試圖怎麼說故事的技法，都有非常傑出的地方。

蔡素芬：平路姊剛才講語言的問題，我覺得他就是故意要痞子腔，有他自己的敘述腔調。

平路：說不定是這樣子。我只是覺得從一開始就用語言要營造一種異地感，也用了一些外人看臺北的觀光地標或很表層的重要事件，這種語言的營造是刻意的。爲了什麼要跟真正從臺北看臺北有所不同？〈天亮前的戀愛故事〉

駱以軍：我覺得他有比一般同輩年輕人在研究上下功夫。我可能是這個作者的讀者，我看他的文字很投入，覺得他在文字上，比一般的年輕人更貼伏像川端、太宰這些文字的氣息：跟傳統文字做斷裂，整個西化的語言，但這個作者的文字還有一點古典的延續，他寫很多的場景，例如喝醉酒向男生獨白，當然拉高觀看會覺得是「做」的，整個他的那一套設計，但他做的布局，寫的情緒，像他寫到這個出身不好的日本女生的情慾的東西，寫得很濕潤，很有古典的能力。但我可以放棄。

童偉格：〈天亮前的戀愛故事〉是翁鬧的小說的標題。這篇小說借用框架，把故事反過來寫，因爲在翁鬧的原典當中，是一位來自南方的男人，在喝醉酒的夜晚向女生傾訴，而這篇寫一位女人向男生傾訴，講她自己的南方幻想。我滿喜歡這個借用所展現的戲耍。它使我想起年輕世代很喜歡寫的同人誌，包括種種特意的借用與反寫，也包括小說裡特意設定的同志情。這種戲耍展現了一種對框架的自由

探索，我滿欣賞的。其次，像賂以軍說的，在玩耍的意圖下，這作品也展現了一種抒情性，演練了對他人情感的認真揣摩。

蔡素芬：我看這篇是覺得它有營造一種淒美的感覺，文字也有情感的渲染力。它寫的是單戀之美，她的南方想像其實是因為楊君，他喜歡楊君，但事實上楊君和黑田兩位有同志的感情，所以她只好隱藏自己的感情，內在很曲折，以自己的身分比較卑下來自我演習，把單戀之美的壓抑寫得很好。

平路：其實我可以支持，它也讓我覺得很柔美，很有趣的一些戲仿，包括提到林芙美子也很有趣。當時沒有投它可能隱隱然有類似的小說在做比較，但可能這樣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等一下它出線了，我也覺得可以支持。

四票作品討論

〈淑惠〉

蔡素芬：〈淑惠〉我是和〈充電路上〉在權衡，兩篇對我來講比較接近。〈淑惠〉我也可以支持，但對它的挑剔是，因為它寫的是製作動物標本，我的閱讀經驗裡面沒有讀過這一塊，所以看到有人寫製作動物標本所需要的工具和程序，原來對它的期望是很高的，我不知道作者寫得正不正確，但看起來好像很道地，即便是表演也表演得很好。它製造了一個很珍貴的經驗，是在動物園裡面進行的，但最後把它寫成感情事件，女同志的苦戀最後變成折騰，我覺得有點可惜。就是說原來對於製作動物標本的描述希望可以連結到一些特別的什麼，就算它要寫感情也應該做一個連結，尤其是利用了動物園，寫到動物園的遷徙，我就是寄望把它連結起來，可是這個寫得很薄弱，製作標本和動物園之間

的關係好薄弱，或者線索不明顯，甚至製作後的標本往哪裡去了？小說也沒有明講，變成前後兩個女子的情感事件，而且下場都這麼慘。我感到有點失望，我是希望它再更豐富一點，所以沒有選。

平路：剛剛素芬講的我也都同意，就是有點可惜。標本的過程跟主要故事的線，好像再多一點什麼，我們作為讀者會更加滿足，這點確實我也有這樣的遺憾。另外，作為一個疼惜年輕女性的大姊，不管是對莉莉或對淑惠的感情，有時候會讓我想到〈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或〈一把青〉的腔口。

陳雨航：這裡面講到情愛、慾望、幼年的創傷，這些都是生命中的難題、比較大的傷痛，我倒覺得它在標本工作室和動物園的連結是血腥的部分。它是有點可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動物園那樣一個營造美好、歡樂的後面，人類對那些動物其實是非常殘忍的，這個關係，他解剖或製作動物標本最後是連結到那個暴力場景，我覺得這個關聯還是足夠的；也和題目〈淑惠〉有反差效果，他自己情慾的表現、對愛情的追求是非常強烈的，比較起來就有他的意思。我覺得它寫得最好的部分就是它的暴力場景，非常罪惡，寫得讓你怦目驚心，也很不容易。

童偉格：我有選它，但擺在比較後面。我喜歡它的理由，和蔡素芬老師剛剛說的差不多，最主要還是被它所寫的場景和職業所吸引：動物園，和動物標本製作師。但有兩件事我覺得這篇可能需要再斟酌。第一，是它敘事的邏輯，這一點類似平路老師在討論〈死亡證明〉提到的，就是太清楚、或太刻意的設計。比方說淑惠在喝醉酒時的陳述能力，的確好得頗怪異，在極短的篇幅裡，作者就讓淑惠把人生重大的秘密三言兩語交代了事。第二，我覺得整篇小說已經快要變成諺語大全了。這些橋段和語言設計，讓作品浮現一種電視劇的格調，也就是說，為了架構情節，為了渲染戲劇性，讓人簡單接收，作者多少不願顧念深度了。但即便如此，這篇還是展現了相對較好的架構。這是我選它的原因。

駱以軍：它大概是我的第四、第五名。確實不得不被它折服，包括前半段寫動物，雖然可能是掰的，但很是我的菜。他怎樣把不同動物剝皮，這個技藝的執行者，他們本身就是沒有靈魂，就像標本的人物，確實我很害怕後面這個，他寫淑惠吸毒了，到那邊我就覺得完了，苦情一直加，很像連續劇，但就在那邊突然爆出拔頭髮那一場，那一場非常厲害，就是你以一個小說家，一篇小說裡有這樣一個場景，就得分了。但整篇我覺得是失控的，可是它的基本動作是最好的，所以不得不投它。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針對兩票以上的作品給分。共六篇，最高六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死亡證明〉（平路二分、陳雨航三分、童偉格五分、蔡素芬六分、駱以軍五分），共二十一分。

〈青年有為〉（平路一分、陳雨航二分、童偉格六分、蔡素芬五分、駱以軍六分），共二十分。

〈淑惠〉（平路五分、陳雨航四分、童偉格三分、蔡素芬三分、駱以軍三分），共十八分。

〈臉〉（平路四分、陳雨航六分、童偉格一分、蔡素芬二分、駱以軍四分），共十七分。

〈家族遊戲〉（平路六分、陳雨航五分、童偉格二分、蔡素芬一分、駱以軍一分），共十五分。

〈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平路三分、陳雨航一分、童偉格四分、蔡素芬四分、駱以軍二分），共十四分。

最後評審決議依得分高低，由〈死亡證明〉獲得首獎，評審獎為〈青年有為〉，優等獎為〈淑惠〉和〈臉〉。會議圓滿結束。